

杜少陵詩分類集註

二

述懷類
懷古類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3



文庫 17
W109
3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二

錫山二泉邵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棟汝器父參戎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古

述懷類

述懷

公自賊中竄歸鳳翔至德二載夏拜拾遺

後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杜詩集註 卷之二



010185191563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
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鷄狗。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
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嶽峯猛虎場，鬱結回戩首。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長上聲 聲朝音潮 慙音閔 牖音有
嶽音欽 峯音仲 沈古沉字
賦也。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隔絕。又唐玄宗
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僭號於東京，賊將安慶緒犯

潼關公陷賊中，而妻子在鄜州，故隔久也。草木長，
陶淵明詩。孟夏草木長，時孟夏。逃回也。得西走時，
明皇幸蜀，公走避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
在為賊所得。至德元載，亡走謁帝。鳳翔受官，拾遺。
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奉，
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未忍言不敢，又違天顏，
以告歸也。三川在鄜州。按本傳，公寄家三川，艱窶，
彌年懦弱，至餓死者。鄜州今屬陝西延安府。到鷄
狗黃巾犯渭上，鷄狗俱殺戮，盡數千里，斷絕人煙。
今祿山亦然，骨未朽，弔王褒文西山地冷，靈骨未

朽嶽峯山險貌十月後謂經十月也老耽酒曹子
建賦若耽於觴酌流情縱佚先王所棄君子所失
窮獨叟公恐妻兒亡也○公自賊中逃歸不知妻
子存否述其鬱結之懷故賦此詩言自去年潼關
破而妻子隔絕今夏脫身西走以見天子天子閔
我生還授以拾遺之職誠感主恩之厚矣因思柴
門雖欲告歸豈忍遽敢開口故我寄書歸問平安
不知家尚在否又聞同遭禍患之人云三川鷄犬
皆盡山中茅屋有誰更守止有蒼松墳墓依然如
舊不知幾人得存豈能相偶吾知山中皆為猛虎
之場不堪鬱結回首自寄家書之後忽經十月有
餘反畏惡信傳來使我寸心何有幸而漢運中興
老年耽酒俯首深思欲圖歡會又恐妻子云亡使
我徒為窮獨之叟而已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奉先今之陝西乾州時公妻子在奉先按
是年祿山反書未到公作此詩至十一
月祿山反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濶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覲豁

窮年憂黎元嘆息嗚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漢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
以茲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至今恐為塵埃沒
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絕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烈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嶮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摯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禔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
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
群水從西下極目高崕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
河梁幸朱柁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
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夕不顧庶往共饑渴
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吾寧捨一衣里巷猶嗚咽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途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
音嶠音迭音漈音嶠音瀕音承

賦而比也杜陵陝西長安南公故居也漢宣葬此
故名杜陵漢落猶廓落也潦倒貌莊子濩落無所
容契濶勤苦也陸士衡詩安得攜手俱契濶蓋棺
劉毅云丈夫蓋棺事方定矣窮年憂謝靈運詩窮
年迫憂患同學翁謂少年同學之友激烈謂震激
奮烈楚詞長歌激烈兮涕泣交零廊廟具叔孫通

贊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傾太陽言蔡藿對日而
傾公以自比也曹植若葵藿之傾太陽偃溟渤以
上四句言當守分以自安何為必欲慕大鯨之處
大海乎干謁謂干求謁見富貴之人兀兀不動貌
沈歛顏延年詩韜精日沈歛疾風長門賦天飄飄
而疾風客子公自謂也江淹詩客子淚已零驪山
在陝西臨潼縣因驪戎所居而名山之麓溫泉所
出有宮在山下唐明皇開元天寶間無歲不幸溫
泉故云御榻在嵒嵒嵒山高貌蚩尤黃帝殺蚩
尤于涿鹿後塚上常有赤氣出如匹絳呼為蚩尤

旗又天子乘輿前導之旗羽林大將之名羽若羽
翼鷲擊之意林若林木之盛鬱律憂鬱之懷律已
而不釋也西京賦隱麟鬱律摩戛謂研摩齟齬也
言羽林扈駕之軍其所樹如林之多故言摩戛膠
嶠當作膠嶠一作膠葛亂貌相如賦張樂乎膠葛
之寓發盛也賜浴明皇至驪山賜群臣並浴於溫
泉纓冠下繩也江淹詩長纓皆俊人彤庭天子之
庭以丹飾之也棄此物物即民也宜戰慄二句以
上皆申戒之詞言君上賜予之幣帛皆出於寒女
之夫鞭撻所致宜戰栗而求活國之事然後為仁

也內金盤上方器用衛霍室謂衛青霍光皆以后
戚而貴蓋以比揚國忠輩神仙暗指貴妃貂鼠皮
毛柔軟故以為裘駝蹄美陳思王製駝蹄美上甌
費千金酒肉臭吳起朱門大路猶肉臭不可過焉
官渡地名即曹操袁紹相持處崒兀山高貌天柱
折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山天柱折
地維缺窻窳聲不安也號咷大哭貌易先號咷而
後笑倉卒漢光武倉卒蕪蕪亭麥飯豈知秋二句
言禾將登而子猶困貧也騷擾亂也屑不安也失
業途言遭亂離人皆不事生業也終南極高之山

言遠戍之兵其積憂悶與山齊高柰天下頽洞未
可遽掇而絕之也頽洞亂貌淮南子鴻濛頽洞掇
拾取也○公自京赴奉先省家幼子饑死而作首
言衰老而意轉拙顧以稷契自比一何愚也居然
獲落白首自井然吾此志死而後已不死猶望一
伸故窮年志憂黎民而歎息熱中以是取笑於同
學之友况他人乎故我浩歌愈加激烈雖有遺世
之志幸今荷逢聖君不敢言去且此時構厦之具
豈缺良材朝廷固自有人然吾夙心若葵藿傾陽
誠不可奪視彼螻蟻之徒但當安分自求其穴胡

為反慕大鯨輒欲偃遊大海以此自悟苟求生活
不敢無耻干謁于是以兀兀窮年忍為埋沒惜
乎此志常不能自遂故終有愧于巢由焉耳乃沈
飲放歌當于歲暮風高之時天衢崢嶸客子夜奮
嚴寒逼身衣帶難結方見天子早過驪山御榻常
在喘嶮旌旗蔽空深谷路滑瑤池設宴羽林整軍
無不愁絕君臣方肆歡娛樂極盛于穆嶠賜浴與
宴無非貴人彤庭分賜之帛咸出寒女之手而其
夫苦受鞭撻徵求誠可傷慘聖主實於筐篚者是
豈活國之謀耶如使臣無保民至理君豈不問此

物之所從來凡多士盈于朝廷者苟有仁心寧無
怵惕惻隱之念况聞內帑珍竒盡在外戚今居中
堂之美人恍若神仙碧紗帷障以蒙玉質佳客皆
衣貂裘樂聲喧闐管瑟勸客寶羹橙橘具列朱門
酒肉有餘人饑凍死途路榮枯間夫咫尺惆悵難
乎再述吾所以憂黎元而傷內熟者正為此也當
此之時北轅就乎涇渭欲往川廣柰至官渡不得
過越但見洪水勢高如山天柱恐至摧折幸而河
梁未折枝撐之聲遠近窻窳行旅所以互相攀援
急渡於此不然則川廣終不可越是行之後因念

老妻身居異縣十口遠隔霜雪誰能久不相顧庶
幾此往得同饑渴及夫入門之初先聞號咷之聲
繼聞幼子餓死吾寧不動一哀鄉里尚為嗚咽自
愧為人之父無食以養其子當此秋禾將登猶不
能救以至死於倉卒重念平生既免催科此身不
隸行役撫景酸辛愈加騷屑默想失業之人遠從
征戍其憂真可齊于終南而瀕洞深憂誠不可拔
傷哉

壯遊

大曆元年秋夔州作此篇叙壯年經遊之

跡按唐書公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還舉
進士不中遂遊齊趙間凡八九年復歸京
師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畧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
劍池石壁及長洲芰荷香嵯峨閭門北清廟映迴塘
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王

蒸魚聞七首除道晒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
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
氣廟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
呼鷹阜樞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鴉鷂
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疆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
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
黑貂寧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
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

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
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
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
翠華擁吳嶽螭虎瞰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
大軍戴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
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床
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寓縣復小康
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
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
子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勲業歲暮有嚴霜

吾觀鷓鴣夷子才格出尋常群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

啖音磨啖即
啖字音音荒

賦也十四五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翰
墨場古詩粲粲翰墨場謂作文字之地崔魏徒崔
鄭州尚魏豫州啓心也班揚班固揚雄詠鳳皇張
華五歲能詩見畫鳳皇容命詠之隨口即成嫉惡
嵇叔夜云剛腸嫉惡脫畧踈濶之意江淹賦脫畧
公卿八極謂四方四隅極處姑蘇臺吳王闔廬起
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窮扶桑
東海有扶桑之木王謝王戎謝安丘墓荒吳王闔

廬死葬於園西北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劍池在虎丘上長洲苑名今為縣牧乘書脩治上林不如長洲之苑芟菱也四角為芟闔廬立闔門以象天門今蘇之東門也吳文帝孫和葬于明陵廟曰清廟廻塘闔門東北適虎丘之路吳太伯讓位逃吳塚在無錫縣梅里鄉憶句踐句踐既逃會稽之耻返國苦身焦思出則嘗膽入則枕戈想秦皇秦始皇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紀秦德聞七首吳公子光使專諸置匕首魚腹中而進

之以刺王僚是為闔閭晒要章朱買臣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飲食及拜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入室中守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輕之前引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要章謂腰中所佩印章也天下白風俗記天下之女白不如越溪之女肌皙鑑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以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郗詵曰憶前年五月泛鑑湖涼風吹面殊不識炎熱剡溪在今浙江紹興府嵊縣天姥山在紹

興新昌縣剡中多名山漢晉以來多隱逸之士自
東下姑蘇臺至此謂遊吳越之地也貢舊鄉公舉
進士不第故還長安屈賈壘謂屈原賈誼壘喻戰
壘也曹劉謂曹子建劉公幹墻即失子之墻數仞
意考功第武德舊令考功負外郎監試貢舉人貞
觀以來乃員外專掌貢舉叢臺趙武靈王之臺今
在直隸廣平府青丘今在青州府樂安縣鴝禿鴝
好食魚性貪惡狀如鶴蘇侯晉蘇預也葛疆古良
將名山簡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自放蕩齊趙
間至葛疆句謂遊齊趙之地也咸陽今陝之西安

府屬縣唐都於此公故鄉也明光漢宮名廢食召
玄宗朝饗而公獻大禮三賦玄宗速召見竒其材
使待詔集賢宰相試文章擢西河尉不拜昔嚴光
見光武廢食召見黑貂蘇季子不用於秦而黑貂
裘弊斑鬢秋興賦斑鬢彪以承弁兀稱觴兀兀坐
也觴酒卮總名閒居賦稱萬壽以獻觴白楊墳上
之木曰多者言死者衆也朱門謂權貴傾奪謂爭
權也赤族揚子解嘲客徒欲朱丹其鼓不知一跌
赤吾之族竭粟豆伍子胥曰國無粟支馬無豆秣
輸稻梁時五方有供奉鬪鷄又有鬪鷄使昔漢靈

帝養鷄數千民輸鷄食舉隅言舉此養鷄之一隅則衆費可知矣風塵起時安祿山反兵起於河朔岷山在陝西岷州衛玄宗幸蜀所經之地兩宮謂玄宗肅宗各在外也警戒肅也蹕止行人也皇帝輦動出入警蹕止人清道也遙相望謂玄宗在蜀肅宗即位於靈武相去將萬里也靈武今陝西寧夏衛少海東宮故事天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時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即代宗也亦命子夏禹命子啓戰于井之野以比代宗為元帥涿鹿句以比肅宗親征翠華天子羽葆以為儀衛吳嶽在

陝之鳳翔府汧陽縣嗽豺狼螭與虎在豺狼視之為尊而今反為豺狼所嗽喻祿山殺戮士夫及主將也陸梁本惡地以比胡兵肆惡也秦始皇取南越陸梁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草草辛苦貌膏肓左傳晉使醫緩視晉侯疾曰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可及藥之不至不可為也謂民疲困之甚也竊補袞譏當時宰相萬民瘡漢武帝曰兵戈之後朕憫萬民瘡疾未合伏青蒲漢元帝欲易太子史丹聞上獨寢直入卧內伏青蒲上泣諫應劭曰以青綠蒲席而規地也非皇后

不得至此廷諍守御床王陵面折廷諍衛瓘託醉
跪帝床前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敢愛死檀弓申
生不敢愛其死自體仁恕以下復叙肅宗收復京
師也朝未央時九廟為祿山所焚肅宗收復京師
素服哭於廟三日入居大明宮而受朝於未央宮
也議論絕崔宏曰陛下一言及四方蔽小臣訕訕
之議論苦不展東方朔鬱鬱不得展舒志氣捐微
芳陸士衡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淑氣與時殞
餘芳隨風捐避賞從介子推從晉文公亡賞不及
推亦不言後避賞入山鷓夷子范蠡泛舟浮海變

姓名號鷓夷子其高舉遠引乃出尋常之才格也
言榮華與勲業相敵不可妄求然歲聿云暮而嚴
霜又降則傷其遲暮無復勵志勲業以取榮華故
慕范蠡之隱去也○公述壯年遊歷之事而作言
少年十四五時出從文學交游名士而受班揚之
許七歲能詩九歲能字盛貯一囊皆不忍棄性豪
好飲嫉惡頗嚴忽畧少年之交維結老成之士小
視四方眇輕萬物東遊姑蘇直欲航海到今尚恨
未至扶桑以觀日出之地因念王謝風流之遠吳
王丘墓之荒但見劍池壁立荷芰交香臨閭門迴

塘之境撫秦伯往事而傷追思句踐遐想秦皇耻
聞七首厭說要章越女真白鑑湖果涼登剡溪拂
天姥放曠數年貧歸故鄉然氣尚直廟屈賈目猶
輕視曹劉由是忤下考功甲第獨辭京兆高堂放
蕩齊趙之地裘馬頗覺清狂春歌冬獵逐獸射禽
蘇侯色喜如得葛疆樂將十載西歸咸陽謬稱於
詞伯見愛於賢王曳裾醴地奏賦明光天子速召
公卿在傍不拜而辭官職痛飲任自行藏弊衣如
舊斑鬢舉觴歸來所見者杜曲尚存耆舊四郊乃
多白楊坐中雖蒙鄉人尊敬自傷奔走日忙任他

權貴傾奪赤族遭殃可憐國馬無食大禍將生然
當今君臣尚不知警好為宴樂且舉養鷄之一事
則煩費從可知矣故引古以惜興亡即今祿山肆
亂天子出奔兩宮不安萬里相望崆峒殺氣交黑
太子旌旗皆黃父子交征豺狼肆叛大軍無不辛
苦疲病已入膏肓自慙備員補衮憂心如狂又傷
九廟皆焚萬民咸病斯時願伏青蒲直犯御榻君
辱豈敢惜死王威幸收封疆聖哲仁恕區宇小康
及聞哭廟於灰燼之中入朝於未央之殿小臣議
論不敢復言故寧辛苦為客他方鬱鬱不樂思欲

奮揚可惜秋風送冷碧蕙微香期如介子不願受
賞鴟夷逃避舟航更望四方英俊大肆翱翔使群
兇一時授首則壯遊之志寧不可償也哉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
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居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白刃讐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
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鷺空相呼
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
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
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
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卧荆巫
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賦而比也宋中古大梁地今河南開封府陳留開
封屬縣劇大也貝魏二州貝州今東昌府臨清縣
魏州今直隸大名府九萬家天寶間宋州戶十二
萬四千有奇通衢大道也孝王有大功漢景帝為
之大治宮室照耀通衢主客本處人謂之主戶遊

寄人謂之客戶讐不義不義之人與之結讐而加
以白刃也傾有無傾盡也言盡黃金以施予而不
論有無也一云有則有報無則無報也在斯須以
上四句言多豪傑也高李輩謂高適李白入酒壚
公與高李嘗共飲於此酒壚埋地放甕昔司馬相
如滌噐卓文君當壚敷腴謂敷暢腴美歡悅之貌
吹臺即梁王歌臺今在開封府懷古公與高李過
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能測也平蕪香
草似蛇床芒碭二縣其交界處有山澤之固可隱
以避兵在今開封府歸德州昔漢沛公隱于芒碭

山澤間所居上常有雲氣一去謂高李已亡也空
相呼謂高李云亡徒自兩相呼應而已蓋懷古之
意先帝謂明皇正好武謂好事邊功也未周枯言
方盛之時猛將明皇之時開拓境土如安祿山張
守珪王忠嗣輩皆以邊功為己任故張說獻鬪牛
以箴之而上不知改不云輸攻取豈無勝負此時
諂佞成風但知獻捷而已何嘗言輸敗也組組甲
練被練組線也練熟絲也吳人大破楚軍楚之免
者惟組甲三百負百夫謂爭一尺之土傷百夫之
命言不惜人也元和辭大鑪謂政既失其和平矣

繼有安史之亂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為大鑪鑪鑄
冶之鑪謂天地鑄成萬物故曰大鑪辭謂不復覆
被天下也合沓相繼貌存公自謂也歿指高李再
嗚呼謂交相嗟嘆也乘黃四馬皆黃駿馬也喻賢
者凡馬喻常材顏鮑謂顏延年鮑明遠嘗為荊州
叅軍作蕪城賦以諷宋臨海王又以此高李二公
也荆巫謂荊州巫峽巫峽在夔州與荊州相隣違
撫孤蓋恐違戾撫養二公之孤也○此詩公懷舊
遊且欲撫養二公遺孤而作言遊宋而見其土地
高大人民富庶風氣豪俠報答在于斯須因思高

李論文相得不可復見歷數芒碭之雲既去而鴈
驚徒爾相呼懷古之情寧不悲哉當是時明皇好
武開拓邊疆終以致亂故元和辭大鑪而不復鑄
冶矣又傷亂離以來朋友相繼凋謝衰年將何所
託痛死生之永訣傷自己在於一隅豈不蕭條益
堪愧耶且良馬已去凡馬獨存若高李已亡而已
獨在眼中無復相見故繫舟荆巫臨餐更食常恐
不得撫恤二孤是以動我懷思云耳

上水遣懷

大曆四年公自岳州入潭州故曰上水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贈蹙多拙為安得不皓首
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
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
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
孤舟亂春華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奠聖者骨已朽
嗟蛇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
鬱沒二悲冤蕭條猶在否齒岸清湘石逆行雜林藪
篙工密逞巧喜若酣盃酒訶謳互激遠回幹明授受
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
蒼蒼衆色晚熊掛玄蛇吼黃羆在樹顛正為群虎守

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

取音走齒
岸音四測

賦也贈蹙失勢貌拙為潘耀曰老夫贈蹙任意拙
於生事餬鬻也餬口猶云寄食於人左傳餬其口
於四方誘進也以善相求以見容謂故人知我欲
求進也老醜言老而醜陋故人見欺也阮籍詩朝
為美少年夕暮成老醜中風走傷世態薄也朱叔
元與彭寵書伯通猶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出西蜀
公天寶十四載冬避亂離長安自關隴入蜀至大
曆三年春出峽故曰一紀非謂在蜀一紀而始去

杜詩集注

十一

夏立

也暮齒暮年也。依蒲柳，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言易衰也。陶唐人，即帝堯氏，鞭撻猶驅逐也。屈賈輩，屈原汨羅之沉，賈誼長沙之謫，皆眼前楚地之可吊者。嵩萃山峻貌，清湘石，永州湘水，至清雖深，十丈見底，密逞巧操舟者，矜其能也。明授受交相呼應，圓轉其船也。穎脫手，毛遂自薦云：錐置囊中，穎脫而出，言敏捷也。獨罕有善知此者，應能觸類以推，凡事皆藉鋒穎，脫見之手，乃能妙絕也。欲求經濟天下如操舟之妙，何獨罕有乎？熊冬蟄春出行數千里，悉有跼伏之所，山民謂之熊館，唯虎出百

里外，則迷失其跡。玄蛇，山海經大人之國有玄蛇，頭方，食鹿，群虎守。詩疏：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柳子厚：熊說鹿畏，羆畏虎，虎畏熊。觀公詩意，羆在樹而守虎，明矣。混瑕垢，玉有玷缺，曰瑕。塵土滓汙，曰垢。○公自湖南入衡州，因所見以遣懷而作。言衰老於太平之時，病瘁於離亂之後，故蹭蹬驅馳，使童稚餬其口，於四方柰何。驅馳之時，但遇少年，少逢親故，是以低顏下色於人，而人亦知吾善誘，第少年氣豪，乃以老醜見侮，使予挫其平昔高懷，常如中風狂走一紀，乃出西蜀。

而今入向衡州孤舟攪亂春華衰質若依蒲柳嘆
唐虞之已遠弔屈賈之遭讒逆行林藪亂石之間
篙工逞巧氣酣謳歌使舟神妙善知者觸類而長
凡事各有穎脫之手求古經濟才如操舟之妙者
何獨罕有乎既而晚色蒼蒼熊掛蛇吼羆守群虎
於林藪之中如此險阻豈人能堪因歎羸弱之軀
猶然跋涉顏何厚乎此情庶可與知者論但當與
世浮沉吞聲混于塵俗而已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陽中丞衡州刺史陽濟也臺省諸公謂裴

虬與李勉昔皆御史臺官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眊脫身亦奔竄
平生方寸心反掌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
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耻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岸
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漑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
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
士卒敢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館
隣好彼克脩天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拱載霄漢
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
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

始謀誰其間迴首增憤惋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
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筭王室不肯微凶徒畧無憚
此流湏卒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嘆
賦也湖外言洞庭之外衡州是也眈與氓同田夫
也反掌作反當者是帳下難謂臧玠本崔帳下人
也賢良指崔瓘瓘為治不煩苛人甚安之公自言
平生有經世之心而反當帳下賊殺賢良乃不能
一叱白刃使散蓋自以為愧矣埋冰炭謂沉埋冷
熱之中韓子曰冰炭不同器改昏旦言遇亂死者
自黃昏至天旦而形骸遂變色也中丞即陽濟連

帥職時濟為衡州刺史糾率諸侯共討臧玠故謂
之連帥權得按謂濟之權當按舉以興兵也諸侯
半刺史統攝郡縣封邑半於古諸侯輯睦和睦也
左傳卒乘輯睦促精悍言督促精銳強悍之兵以
討玠也上游即上流時臧玠據潭州為亂澧州刺
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陽濟各出兵
討之道州居湘水之上故曰上流項籍傳古之王
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流長沙館楊子琳問罪之師
皆自澧上達長沙也南圖北拱謂南方所圖謀欲
捲盡雲水北拱所以尊君上也不必引莊子之說

數公子指楊子琳裴虬陽濟言偏裨即玠之副將
表三上謂三上章陳臧玠之無罪也同一貫者其
偏裨言崔瓘之尅減軍士率皆鹵莽不明即同謀
一貫者也誰其間時當窮究始謀之人也宗英謂
宗室之英秀李端公即李勉勉為御史中丞大曆
中出為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國史補御史相呼
為端公神器道德經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資強幹
西都賦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選充奉
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扣寂言
以詩扣發寂然而開豁煩悶之懷冀皇天有以知

之也言李公不肯令王室之微必斬臧玠以幹正
神器亦使兇徒少有畏憚云爾○公居舟中苦熱
感時傷事而作言已為客而可媿者何哉蓋眼見
戎馬之亂中夜脫身混于黎氓豈不大可媿耶以
我平生嫉惡之心反當帳下將士擅殺主帥不能
一叱使退則吾真非丈夫之特其為可媿沒齒亦
不能忘又以風疾自辭泊茲湘岸胡為而然抑自
知媿今入舟中雖云苦熱然垢膩可自澡雪獨傷
道邊之屍形骸遽變則其媿為愈深方今陽濟職
為連帥得以按治封疆當先討罪况屬縣實多于

諸侯之半且士卒既已輯睦當促精悍啓行則臧
玠誠不足討又聞楊子琳上游之兵將逼長沙是
彼能脩隣好天機明斷席捲南方北安帝室美名
光于竹帛而今日之長策何其壯觀如吾中丞馳
驅於數公子間同心致討則聲節之哀有餘足以
激我之衰懦矣且彼偏裨之表三上請釋玠罪是
其惡貫同盈誠宜切齒君為連帥不能窮究始謀
之人故我回首益增憤惋幸而宗英李勉守職昭
明出師討叛國安變通咸有成筭又且維持王室
之微兇徒尚無忌憚今當協力卒斬此流以強根

本功烈又将如何故我作詩開豁煩襟皇天亦必
嗟恤我乎

詠懷二首

大曆四年春公自岳州上潭州時作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
嗟余竟輶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
河洛化為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
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
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
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茶苟懷策棲屑無所施

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為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
夜看豐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辭

茶音

賦也貴是男莊子榮啓期曰人之所貴者男也而
予幸得之一樂也天機時也轅軻困頓貌胡雛安
祿山史思明也神器天子之居化為血時安史亂
于河洛之間格鬪尤甚故黎民皆化為血也草間
啼時公卿皆奔走逃竄故啼哭於草莽間也復陷
沒謂吐蕃既陷河洛而安祿山復陷京師非謂代
宗時再陷于吐蕃也翠蓋天子傘蓋蒙塵飛時天

子幸陝故曰蒙塵兩宮謂玄肅二宮紫微天子之
居猶星之紫微垣二紀二十四年唐之玄肅遭亂
最久姦雄謂安史也再樹立謂代宗時也貞觀之
時斗米三錢代宗之時國用尚乏上下督責不可
及也高賢當時有權勢者亦迫于時勢不能扶持
於已也疲茶疲倦貌莊子茶然疲役苟誠也懷策
謂已抱經濟天下之長策無所施謂棲遲偃蹇屑
屑不安故無所施為也先王謂肅宗嘗下罪已之
詔豐城獄中嘗有寶劍氣蛟龍池周瑜云蛟龍得
雲雨終非池中物已自料謂已自料度衰老無復

能奮發矣。○公因傷時之亂而作言。人生既為男子。要識時勢。未達當善。一身既達。當行其志。自嗟竟爾。軻將老。又逢離亂。安史背叛。其惡同歸。河洛良民。皆化成血。公卿奔走。啼於草間。萬姓咸悲。幼稚兩宮。皆棄宮闈。遭變二紀。姦盜縱橫。雖至代皇之世。稍稍樹立。終不能如貞觀之時。國用缺乏。上下責成。今之高賢。不能恤我。我雖老邁。誠有良謀。但自棲屑。無所施為而已。因思先王。徒有罪己之詔。一時不能承平。所以愁痛之深者。正為此也。自嘆歲月易過。病困於此。如劍埋獄底。龍蟠池中。

未有騰光變化之期。自料年齒向衰。無復奮發。然吾憂國憂民之意。實深。聊陳苦辭。以自遣云爾。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墓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乎素衣食。相拘闕明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十里浸江樹。逆行少吉日。時節空復度。并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多憂汙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騫。羸瘠且如何。魄奪針灸屢。

壅滯童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掛帆席天意難告訴
南為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

礙閱音

賦也邦危時祿山紊亂紀綱也聖遠謂聖人已遠
不復見三代之治故愁慕為愈深桂水出郴州下
流與衡州耒水合蒼梧舜葬之地在今永州府道
州不銜鉤無反顧謂魚鹿皆避難也異平素拳拳
然屈身以求全也拘閱謂拘繫相礙少吉日謂經
歷風波之險銅柱馬援征交趾既平立銅柱為漢
界相傳在欽州公在衡州亦是南方故借以為言

所歷住言盜賊充斥不可為久住計葛洪許靖皆
避世之士其賢如彼愧吾之愚困于馳騫也祝融
司南方之神衡山上亦有祝融峯老人星在南極
羅浮山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其洞周四五百里
名曰朱明曜真之天其間多神仙南極星中自有
老人星○詩又言邦危法廢聖遠生愁飄飄于桂
水之間悵望于蒼梧之墓但見魚鹿潛藏皆知避
難使吾幽心頓損而拳拳求生又因困于衣食明
知流寓艱辛春沙江樹逆行不堪遂使時節虛度
于是棄家奔竄井竈咸受塵埃止令數具舟航以

便逃匿又加老病牽纏隘于俗務且念萬古之人
死生皆同豈必使我以足其數蓋多憂之人比之
桃源仙子誠為汗辱今焉泥居銅柱豈亦拙計也
哉雖未能遽辭炎瘴之苦姑可脫落跋涉之虞因
思葛洪許靖亦嘗道經此地而我雖賢愚固有等
差亦各自為活計云爾柰何老病相侵屢事針灸
為客淹留不能安妥以致僮僕心慵篙師忿怒終
當掛帆長往未知天意何如于是復居南方勉親
杖屨惟求結託老人之星展步羅浮之境苟圖免
難而已

寫懷二首

大曆元年移居夔州當是二年冬作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
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并留滯忘情任榮辱
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
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
達士如絃直小人似鈎曲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
賦也共乾坤言有生勞勞同此天地復有何處風
俗不同而不必勞此生哉冉冉無氣貌人趨競於

物則氣喪所以每行常拘束也古樂府冉冉幕中
趨古詩行行重行行賤不悲二句言賤之所以悲
者以貴形之也故無貴則賤者不悲貧之所以不
足者以富形之也故無富則貧者亦足遞更迭也
鄙夫公自謂轉燭言光陰迅速也任榮辱一歸之
於真性也朝班公嘗為朝士而列于班行暮齒蓋
已衰暮之時時公年五十六矣編蓬編草以覆屋
石城夔州地名山北谷許政隱居北山采藥讀易
自號太易先生漢武三召不起霜雪操謂自守困
窮持霜雪之操條蔓綠謂不依附於人以求榮也

故安排言不用心以安排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
處順故安排順幽獨謝靈運詩安排徒空言幽獨
賴鳴琴人當安時處順不自注意安排是以達理
之士其直如弦負暄灸背而已如弦直後漢童謠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得封侯候樵牧趙勝冬日
負暄坐卧風簷之下以候樵牧之歸○此公樂天
知命而作言人生天地間奔趨名利故拘束而不
得自由然無富貴貧賤同歸枯骨何必遞相悲樂
也哉是以我來巫峽倏忽三年但求全其性命并
於留滯忘情榮辱一聽於天因思早廁朝班今已

古詩集言 卷一
忽驚衰老日給不敷編茅自蔽采藥以防衰病用心堅持雅操不肯阿附於人然非故為勉強曾是順吾性真至若達士小人之曲直付之不知負暄簷下以待樵牧之歸而已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群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蠛蠓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

賦也私實為營治生之計中人言名利之中人猶人身之中病楚辭薄寒之中人蠛蠓傷人小蟲滿腹止一飽也志願畢無他求也膠與漆極粘之物言名利之纏身猶膠漆之粘物固結不可解燧人氏上古之君董狐晉之良史飛蛾密言飛蛾見燈燭則集終契言死之有生猶往之有還無不契合也○詩又言夜深而坐不覺黎明一宿之後生物各自飛動皆有匹配故人亦不免勞勞而為治生之計方今天寒而行旅亦稀我則奔馳不已况當歲暮日月箭疾且名利之中人猶百病之中體世

途方亂如蟻虱紛紛豈能似上古之人止求一飽
 無他願欲結繩之後民偽日滋人心陷溺於名利
 猶膠漆之不可解况燧人火化而嗜欲之心生董
 狐直筆而是非之端起此所以為禍之首為亂之
 階也又設喻以為有燈則有蛾如人有生則有欲
 有欲則有爭若要無欲無爭須當遊神八極之外
 悅仰無滯蕭然一空及其終也方契合夫大道視
 死生如往還果能如此豈非脗合于神仙之術也
 哉

遣遇

大曆四年自岳之潭作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
 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
 石間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
 聞見事畧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
 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柰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
 自喜遂生理花時賞緼袍鬻菜一作鬻
市賞音世

賦也磬折言腰曲如磬之折恭之至也莊子曲腰

磬折朱崖即潭州之丹崖利涉易利涉大川言利
 濟險涉難之義也蕨薇野菜可食空村號賦煩役

重故號泣也及錐刀左傳刀錐之末將盡爭之言
刻剝所及匪獨取其大者雖錐刀之末至微細者
亦無不及也如莠蒿謂視民輕如稂莠蓬蒿不相
顧恤多門戶誅求不一也嗷嗷衆口怨貌成逋逃
言黠吏漁獵民財使民至逃竄也花時花開之春
也貫緼袍謂以衣易酒也○公因所遇以自遣而
作言辭別岳州主人盡其恭謹開舟適值風波南
國水盈朱崖日上舟人至忘寢食遂乘飄風而行
我非欲利涉大川也實勞行舟之人用心勤苦當
此之時方見采薇之女鬻菜償官難以濟急丈夫
死于百役日暮向村悲號所聞所見處處皆然取
及錐刀仁心安在視民輕如草芥誅求濫出多門
喪亂怨興衆口奸黠之徒漁獵無數黎民徃徃竄
逃誠可哀傷此天地何等時邪自喜生理頗遂緼
袍貫酒酌于花時用以自遣云爾

解憂

大曆四年自岳之潭作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
呀坑瞥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
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撤音

賦也散同舟用米顧倩同舟之人以駕船也雲濤
盤灘名最為險阻不細言用力者多也呀坑灘口
深坑如口呀開瞥過目暫視也本無蒂言船在水
中本無根蒂甚易覆也曩賢計言昔之賢人不過
如此之計策以挽舟也期勿替言安不忘危之意
○公因過險而作言減米散同舟之人以思共濟
然向來灘口之險用力誠不輕易故呀坑雖險過
亦須更飛櫓雖危亦得帖然因思得失在于瞬息
之間若路遠則恐難行以我憂愁百慮幸免此危

難在昔賢人無過此計由此利涉之心推之他事
亦當拳拳期勿輕易可也

屏跡

永嘉元年作

衰年斗屏跡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
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井泉歌歌長擊樽破
賦也屏跡隱居也幽事句言清幽事必故高卧也
萍葉過夏之日也年荒言是年荐饑京師斗米千
錢園蔬謂督課園蔬賣以供活直也○公因閒居
無事而作言衰年無事高卧林泉閒看鳥行竹下

詩集注

卷二

三十三

林

龜過萍開日課園蔬賣供酒直獨酌高歌擊破酒
具聊自徜徉而已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
踈布纏枯骨奔走苦不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
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
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
故園莽丘墟鄰里各分散
歸路從此迷淨盡湘江岸

賦也莽丘墟言兵亂荒蕪丘墟皆茂草也故園指
長安○公遭兵亂南北奔馳而作言五十白頭南
北逃難布縑繡首聊以蔽身何煖之有方此年衰
病入之時又當天下一亂離之際正如坐於塗炭之
中乾坤雖大矣促促無所騁何處可以容身妻孥
相隨苟延性命回首丘園不勝悲歎遠想故鄉皆
已荒蕪鄰里亦俱分散迷其歸路淨盡江干何時
得安妥耶

羌村三首

羌村村名時公妻子所寓地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隣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歸客一
作客子

賦也崢嶸高秀貌西都賦金石崢嶸赤雲謂反照
在霞間楚辭載赤雲而凌太清下平地日將暮也
烏雀噪陸賈新語乾鵲噪而行人至生還公為賊
所得此時逃歸至廊也怪驚也歔歔感泣也更秉
燭更燭照之驚其生還恐尚是夢也○此公逃難
至廊而作言反照在天而日已將暮烏雀報喜而
妻孥感傷世亂如此偶得生還鄰人滿牆而觀無
不感泣至於夜闌更相秉燭將信將疑相對猶若
夢中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趨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憶昔好追涼故遶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
賴如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黍一作稼

賦也晚歲暮年也迫催迫言光陰易過也趨向也
與趣同畏恐也好追涼猶云好乘涼也仲長統傳
濯清水追涼風蕭蕭涼意煎百慮謂百事關心如
熬煎也江淹詩伏枕懷百慮賴如所倚賴如今得
收也禾黍用以釀酒糟床酒榨注酒下如注也遲
暮即晚歲楚詞恐佳人之遲暮○詩又言暮年偷

杜詩集注

卷二

三

管子信

生光景逼迫幸得還家頗生歡笑子遠膝前恐父
復去憶我昔日好尋涼風故今仍遠池邊之樹但
見北風來勁百慮幸生幸賴禾熟釀成酒榨如注
足供斟酌用以慰遣暮年云爾

群鷄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荆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
苦辭酒味薄忝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
請為父老歌歎難媿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坐淚縱橫
賦也柴荆即柴門四五人隣里也謝眺過鄴貴交
零落有田畷野老四五人慰眺曰道左商旅樵人

傾榼酒德頌挈榼提壺挈執也榼壺酒器濁復清
徐邈曰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父老歌漢高
祖宴父老歌大風四坐謂東西南北在座之人淚
縱橫時玄宗幸蜀肅宗撫慰之道有所未盡是何
父子之恩反不若隣里之深情乎四坐淚下而仰
嘆深為朝廷惜也○詩又言群雞亂叫客到鬪爭
及驅上樹而忽聞扣門之聲但見父老四五同臨
問予遠行消息挈榼提壺苦辭酒薄有地無人耕
種兒童各已東征是以自相提攜以來慰勞故予
請為高歌以答深情歌罷仰天浩嘆四坐主賓無

不灑淚縱橫也

遣興

乾元元年作

昔在洛陽時朋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
丈夫貴壯健慷慨非朱顏

賦也送客之客公自謂也東郊洛陽東郊遨遊漢
光武謂馬援曰卿遨遊二帝間樹羽羽旗也詩崇
牙樹羽成臯今開封府汜水縣在洛陽東載酒謂
攜手相送之人也揚雄傳好事者載酒過之朱顏

謂少年之顏色顏額豐滿也○公初出洛陽東門
而作言昔在洛陽之時親友送別于東郊止宿南
山但見煙塵阻隔于長河樹羽車列于成臯因而
迴首攜酒之地豈無一日來歸丈夫此行適當壯
健胡為愁絕於少年耶

遣興五首

時祿山已死公出為華州司功是詩在乾

元元年秋作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
北里富熏天高樓夜吹笛馬知南隣客九月猶締絡

比而賦也朔風冬風飄胡鴈安祿山胡人故以胡鴈比之慘澹寒氣砂礫小石鮑明遠詩朔風充塞起砂礫自飛揚何蕭蕭寂寥之意喻大才當亂世蕭條不見用也秋草喻小人萋更碧喻小人如草逢秋宜凋謝今反萋萋而更碧也富熏天喻武夫悍卒當祿山亂而能立功以致富貴是其勢薰炙天地也夜吹笛言得志而樂也南鄰二句言君子居貧而九月尚無冬衣猶服葛也晉袁克少時父黨過門方冬克尚衣葛戲克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克曰維絺維綌服之無數○公居亂自悲故賦

此以遣興也言冬風飄吹胡鴈而慘淡以帶砂石長林何其寂寥而秋草反淒以碧嘆君子困窮小人得志富貴薰天高樓取樂豈知君子居貧禦寒無服寧不重可嘆哉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驛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比而賦也長陵地名在長安四十里銳尖也秦武安君白起長陵人也頭小而銳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詩明發不寐驛弓詩驛驛角弓驛驛弓調和貌鏑矢鋒也金爪鏑言箭鏃之利如金爪然

蹴蹋也暮光滅言日將晡也懸兩狼詩有懸貍兮
又並驅從兩狼兮旌節貴人所建而羅列於門者
泛指當時權貴而言○詩又言當時權貴若長安
之銳頭兒以畋獵媚其君黎明出往箭如金爪馬
蹋微雪恣其所往日暮方歸爾庭高懸兩狼爾門
羅列旌節君臣以獵相娛不知憂國憂民之道此
懷將何如哉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比而賦也漆木名粘可飾器膏油也蘭香草桂木

名花香可食莊子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
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漆膏蘭桂皆有用之物
喻賢人君子所以煎割摧折者以為小人中傷也
羅舊尹即推蕭至忠也沙道故事凡拜相之後禮
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城東街謂之
沙堤蕭京兆即蕭至忠至忠嘗為京兆尹後與太
平公主逆謀誅雖已誅矣明皇賢其為人心愛不
忌高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
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詩又言漆膏蘭桂
所以割焚摧折者皆其自取也以比君子所以為

小人中傷者亦自取之耳故引蕭尹之事以實之
然君子當亂世沉晦免禍可也

猛虎憑其威徃徃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技撐已在脚
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比而賦也猛虎以比惡人遭急縛曹操縛呂布右
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雷吼言虎吼如雷
咆哮虎聲撐表柱也已在脚亦指虎言皮寢處能
殺而寢其皮左傳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勸元惡
祿山之猛可畏不啻如猛虎而終蒙菹醢亦足以
為元惡之戒○詩又言元惡大憝終正典刑故以

猛虎遭急縛而寢處其皮為喻是以虎睛無光凶
人之性尤甚於虎終見束縛豈不可為元惡之戒
哉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
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
賦也皆輝光途葬儀衛之盛百夫行言送葬人品
之多也羨其強言人必有死何須嘆羨其強盛也
束縛去吳志孫峻殺諸葛恪以葦席裹其身用篋
束其腰殺之於長陵石子岡○詩又言元凶權勢
亦各一時人亦不必嘆羨如富家之葬前後赫奕

親戚之衆總麻之多誠輝光矣然人各有死總歸
黃土雖束縛而去者亦必得歸山岡也世人何必
曲為媚悅以趨權勢哉

夔府書懷四十韻

下排律附

當時之亂蓋指安史吐蕃而言有謂指崔
旰者非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
扈聖崆峒日端居灑灑瀕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
遂阻雲臺宿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颺淒其
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

病隔君臣議慙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
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
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
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
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總戎存大體降將歸卑詞
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
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幃
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
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平均賦歛不似問瘡痍
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

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
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雖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
釣瀨踈墳籍耕巖進奕基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纖絺
豺溝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楚藻繪憶遊睢
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撲京觀且僵尸
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勲業凡百慎交綏
賦也河西尉公嘗召試集賢授河西尉不拜薊北
師時安祿山反于薊北名位晚鄭洗云不才無遠
見致此名位迺晚誤被恩私省郎遲嚴武再為東
西川節度辟公為叅謀公方為尚書工部員外郎

崆峒日肅宗幸平涼公為左拾遺扈從乘輿於此
灑灑向公時在夔州也萍流萍草無根任飄流也
樗散莊子樗櫟不才而壽公自言蹤跡萍流仍為
人所汲引嚴公辟請也不才而猶蒙恩謂除京兆
功曹不赴也宿直宿也公以病不得歸直宿也湛
露詩天子燕諸侯之詩颺翔風也言頃刻間而白
首如翔風然也淒其淒涼之意文園司馬相如拜
為孝文園令漢閣揚雄自投天祿閣病隔謂公以
病辭也德澤私時公被召命以病不行徒荷私恩
也鑣馬銜鐵也驚主辱漢書主辱臣死謂玄宗出

本言集言 二卷
四十一
三百八十九
奔也經綸料理天下之事時方艱難有賴於經綸也
也血流言方事戰爭也亂交頤黃祖淳泗交頤仰天不能告公自喻不見用也四瀆江淮河濟也樓船大舟所以載兵運糧漢有樓船將軍鼓角悲人心悲憤故鼓角之聲亦悲爾壕城下池連白翟古文翟與狄通左傳有長狄白狄瓦落丹墀墀殿前塗也以丹淹泥塗殿上也後漢書昆陽屋瓦皆落嚴靈寢言肅宗收復京師脩寢廟也切受遺公孫弘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言當時大臣受遺詔立代宗也恒山北嶽在今真定府膠漆至相投之物

所以為弓言誅求之多故田父嗟怨也蒺藜兵器有鐵蒺藜所以禦馬所在布蒺藜於地而行人避之也周易據於蒺藜總戎元帥也時代宗為帥總戎握符節制存其大體楚貢左傳齊責楚曰爾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堯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如此說則堯封諸侯滿天下故公所以疑之也北寇言安史也卷西夷言今有西戎之禍一望思欲席捲之也西戎指吐蕃言玄圃仙人所居之地喻己身不必在朝列也具茨山名在滎陽密縣東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凶兵老子

曰兵者凶器也鑄農器家語鑄劍戟以為農器闢
書幃東方朔傳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幃高難測言
廟堂之籌策譏無善謀者也天憂天子之憂潦倒
憔悴貌嵇康書潦倒龕踈答效猶云報國也均賦
歛問瘡痍言民傷也廣德元年裴諝召見便殿問
諝權酤之利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
見農夫愁嘆穀粟未種誠為陛下軫念先問人之
疾苦而乃責臣以利也煩供給張華出師萬里恐
煩長安供給孤城指夔州言綠林後漢劉玄傳諸
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綠林山在今荊州

當陽縣東北謂荆楚復亂也雲夢二澤名韓信傳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人告信欲反書聞
上患之用陳平謀偽遊於雲夢信果來朝遂擒以
歸須嘗膽越王句踐既脫會稽之難思有以報吳
出入嘗膽可察眉東方朔云蒼生憂樂見其眉宇
可察猶集鳳論議政事之堂皆駕鶴騎鸞之士也
元龜有先知之靈可為法者言欲求治當以太宗
貞觀之時為元龜也飛檄魏武帝奏事若有急則
插鏑羽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軍中每以傳信
左太冲詩邊城若鳴鏑羽檄飛京都急競雖言賦

歛之急如錐刀之利也蕭車漢蕭育傳哀帝策曰南都盜賊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之官其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下何之司馬相如使蜀喻巴蜀父老公之詩意乃言今日遣使在寡誅求除盜賊之事非若相如喻蜀父老也言朝廷遣人安撫之猶不服畢竟將何往言無所逃也鈞瀨二句此公自叙鈞瀨則以嚴陵自比耕巖則以子真自比踈墳籍言典籍所稀載也進奕碁乃閒暇而然也餘破扇司馬達嶺南蒸濕北人乍居殊不宜風土破扇常不釋手更織絺冬月猶衣葛也

此二句言夔之風土多暄也豺邁王仲宣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邁患哀登楚楚樓也此乃是荆州之樓謂哀登楚者哀登楚樓之人也泣象尼史記魯哀公西狩獲麟孔子傷之而泣今公以其道不行故悲嘆若孔子之見麟也傳記載孔子之首象其山故云象尼迷適楚言欲離夔而南下猶且未能所以迷適楚也憶遊睢水在南都波文五色其地多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迺秋桂沈休文詩秋風生桂枝逐露葵此公言夔君也終反樸幸天下之治平反淳樸也大庭氏至德之世也

京觀京高丘也觀如闕形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
築武庫封以為大戮於是乎京觀以懲淫慝哀歌
左太冲詩哀歌和漸離慎交綏綏退也古名退軍
為綏左傳文公十二年秦晉乃皆出戰交綏註兩
軍皆退曰交綏此二句深戒大臣及諸將欲成大
功當以交綏為慎勿使其志之不堅可也○公遭
危亂欲寬懷抱而作言昔罷外官適值亂興薊北
自愧不才名位之晚豈敢反恨省郎之遲因思崆
峒扈聖灑瀕端居萍梗飄流復承故人汲引樗散
不才尚賴聖主恩慈遂阻雲臺宿直常懷天子燕

詩翠華既遠白首忽衰拙滯林泉賦欺逢酒文園
終于寂寞漢閣自爾磷緇君臣議因病隔德澤私
慙病紆揚鑣忽驚主辱拔劍奮撥年衰正當經綸
社稷際會風雲何堪血流滿眼涕泗交頤樓船徒
注于四瀆鼓角日悲於中原賊壕連夫白翟戰瓦
落乎丹墀先帝嚴脩靈寢宗臣急切受遺方且騎
突恒山旗張遼海田父怨嗟行人避難總戎元帥
徒存大體來降諸將皆歸卑辭楚貢責其何年斷
絕堯封念其舊日興疑便欲長吁翻乎北寇一望
直捲西夷不必身居朝列超然遠訪具茨銷兵偃

武講殿脩文因悲廟筭難測天憂在茲故我形容
日悴報效難支方見使者各布王命諸臣咸典所
司恐乖賦歛煩勞不似問民疾苦空憂萬里供給
夔州日切怨思綠林峭聚願寧小患雲夢偽遊恐
難擒獲今之諸臣正宜卧薪嘗膽愛民察眉以議
堂為集鳳以貞觀為元龜恨愁處處飛檄喧闐家
家競錐追發雖蕭卓撫恤猶恐未寧蜀使宣招去
將安往顧我此身自願釣瀨耕巖方求隱處然此
夔州地熱可居暫爾假寓四顧豺狼當道哀登楚
樓麒麟見獲先聖徒傷以予衣冠苦迷適楚藻繪
空憶遊睢賞月以延秋桂戀主以隨露葵但願大
庭反民古樸京觀標賊僵尸使我高枕晝眠哀歌
倡和復見太平景象何其樂耶為今將相正當以
勲業自期交綏自戒共成補天浴日之功可也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大曆三年春未移公安前作

昔承推獎分愧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哀職陪
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臺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
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
九鑽巴嶷火三蟄楚祠雷望帝傳應實昭王問不迴

蛟螭深作橫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
琴鳥曲怨憤庭鶴舞推頽秋水漫湘竹陰風過嶺梅
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
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饑藉家家米愁徵處處盃
休為貧士嘆任受衆人咍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
差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
漢庭和異域晉史坼中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忌諱災
群公紛戮力聖慮宵徘徊數見銘鐘鼎真宜法斗魁
願聞鋒鏑鑄莫使棟梁摧磐石圭多剪凶門轂少推
垂旒資穆穆祝網但恢恢赤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

賢非夢傳野隱類鑿頽坏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坏音裝

賦也推獎分言朝廷錄用也宮臣在朝之臣陸機
詩矯迹厠宮臣袞職陪公自言當肅宗之時拜拾
遺掌供奉諷諫陪侍袞職諸公隨日馭公嘗扈從
肅宗也折檻漢朱雲諫諍攀折庭檻出雲臺時公
以諫諍房瑄不得為功而反黜也寬猶活上欲誅
公賴張鎬救之而免一自出公之後干戈日塞也
玄鳥燕也燕見于和煦之春星霜之中見玄鳥則
變可知矣詩天命玄鳥白駒催莊子人生天地之

杜詩集注
卷二
三
蔡遠

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九鑕謂鑕燧改火凡
九次言公在蜀九年矣巴嚳火後漢樂巴嘗嚳酒
以救蜀火三蟄雷雷以三月而奮八月而蟄謂公
在蜀九年而在夔三年耳楚祠楚俗好祠祭謂楚
人所祠之雷也望帝蜀之先有王曰杜宇宇稱帝
自號曰望帝後禪位於鼈靈遂自亡去化為杜鵑
蜀人聞杜鵑鳴曰是我望帝也昭王周昭王也左
傳僖公四年齊桓公伐楚責以周昭王南巡狩死
于膠舟不返之故楚使對曰昭王之沒君其問諸
水濱蛟螭豺虎以比時有跋扈之強臣盜賊之巨

寇也安在哉李膺曰前輩浮名安在爭如一樽醇
醪斷送歲月何苦區區計較利名耶琴鳥曲琴曲
有鳥夜啼庭鶴舞謂吳人舞白鶴於市也漫湘竹
湘妃揮淚濺竹竹遂成斑過嶺梅嶺在廣東南雄
府有大庾嶺以其多梅亦曰梅嶺求食尾司馬子
長曰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
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報恩腮江海集海中有龍
門魚登者化龍不登者點額曝腮而返結舌禍胎
前漢博士結舌而不談枚乘傳禍生有胎步兵哭
阮籍為步兵至窮途而哭仲宣哀王粲字仲宣以

避難流離作七哀詩哈笑也劃剖開也伊周屈宋
謂伊尹周公屈原宋玉也和異域前漢婁敬以天
下初定故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中台
星名中台坼而張華誅忌諱災謂宗臣不敢直言
也徘徊遲疑之意銘鐘鼎季武子作林鐘之銘魯
公衛孔俚鼎銘法斗魁北斗一至四為魁五至七
為杓言旋轉造化也鋒鏑鑄秦收天下兵聚之咸
陽銷鋒鏑鑄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棟梁摧指
言大臣也昔衛玠卒謝鯤哭之曰梁棟折不覺哀
磐石圭漢封子弟犬牙相制為磐石之宗周成王

封康叔剪桐葉為圭穀少推上古王者遣將跪而
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唐太
宗曰古者命將受鉞鑿凶門而出恢恢大也成湯
祝網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老
子云天網恢恢赤雀黃龍此言祥瑞也遁甲曰赤
雀不見則國無賢黃龍者四龍之長王者不漉池
而漁則應和氣而游於池沼夢傳野商高宗夢得
說於傅巖之野鑿顏坏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
使者往聘因鑿後坏而亡坏壁也○公久居荆感
時撫事而作言昔蒙推獎之分慙非出類之材年

老忝為宮臣時危叨陪衮職扈從而揚鑣直諫而折檻雖蒙恩免死然亂猶未息柰何星霜之變如白駒過隙伏枕行舟自入蜀以至下峽忽復九年而在夔凡三年耳望帝之傳應實昭王之問不回故蛟螭豺虎之猜橫若是而素業浮名尚安在哉於是琴聲哀怨鶴舞摧頽時方秋水漫乎湘竹陰風過夫嶺梅然猶不免搖尾求食曝腮報恩而又懼讒畏禍是故有步兵之哭仲宣之哀雖以藉米家家徵孟處處不必為貧士之歎從其受衆人之嗤而得失榮枯劃然易以具知蓋以喪亂以來元

勲舊德皆擯棄而不用而武夫年少驟進登庸故群小差池而膺冠冕合沓而起蒿萊不必由伊周之地屈宋之才而皆登膺任矣若漢庭之和異域而回紇助兵晉史之圻三台而房瑄得罪霸業尋常體而雜用霸道宗臣忌諱災而不敢直言也苟群公紛然戮力以匡聖慮之深遠將見勒功鐘鼎以紀績效法斗魁以調元尚願吾君鑄鋒鏑以偃武植梁棟以崇文多剪磐石之圭以廣封同姓少推凶門之轂以斥小人于以穆穆垂旒而朝廷雍睦恢恢祝網而綱紀寬洪則朱雀黃龍之瑞不期

自至若傳說顏闔之賢其能終隱乎哉自古江湖
隱士其心寂若死灰無心干祿君王自當禮遇如
何耳

遣悶

大曆三年在江陵作

地澗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
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芒
螢鑿綠帷徹蛛絲罨鬢長哀箏猶凭几鳴笛竟霑裳
倚著如秦贅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顏脫撫錐囊
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畧世亂踣文場

餘力浮於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
賦也洞房公時舟居如洞房然謝玄暉詩洞房殊
未曉避烏檣公泊城下日為城高所障不照及船
檣故曰城日避烏檣留蒸濕言蜀地多濕也借夕
涼段瑄泛船夜聞江風清冷瑄欣然曰此馮夷借
我一夕之涼螢鑿螢火之光可以照物綠帷徹言
依車帷照徹也罨掠也竟霑裳言舟客他鄉聞笛
興哀而淚霑裳也倚著言飄零異鄉暫依著也如
秦贅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蓋家貧無聘物故以
身為質也言舟寓他鄉如贅壻然也類楚狂公比

身如楚狂之隱遯，看劍匣張華見劍氣冲牛斗也。
穎脫平原君曰：夫賢士處世，譬如錐處囊中，脫穎
而出，自比壯氣未衰，施為尚勇也。妖孽言寇亂未
息，關東在陝西，隴右在四川，臭言兵戈交亂如惡
氣之臭，瘡痍言戰敗之人，瘡痍未艾也。武畧文場
言太平之時，武功捐斥不用，亂離之世，文士跼瘁
不安也。端憂謂默坐而憂，故問諸天也。○此公漂
泊懷鄉而作言，地濶舟虛，坐見使客往來，驛道城
高，隱蔽日光，暑雨苦遭，他邦之熱，天風幸借一夕
之涼，雲行見星，浪生翫月，螢明照席，蛛絲牽人，傍

几而撥哀箏，霑裳而悲鳴笛，孤另如此，自嘆身如
贅壻，放若楚狂，壯氣尚冲牛斗，奮威猶欲脫囊柰
關隴之間，兵戈騷屑，不知何時太平可以安居也。
今願遠浮滄海，靜訴蒼天，以自排遣而已。因傷老
年百事俱廢，無心繫戀，但思故鄉親友，耿耿不忘
云爾。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韻

大曆四年冬作時吐蕃寇靈州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
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

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寒望群雲慘歲陰
水鄉霾白蜃楓岸疊青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淫
鼓迎方祭鬼潭落似鴉禽興盡纔無悶愁來遽不禁
生涯相汨沒時物自蕭森疑惑樽中弩淹留冠上簪
牽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所欽
吾安藜不糝汝貴玉為琛烏几重重縛鷄衣寸寸針
哀傷同庾信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
叨陪錦帳坐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過忘機陸易沉
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
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泔泔瘞天追潘岳持危覓鄧林

蹉跎翻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鍾
納流迷浩汗峻址得欽峯城府開青旭松筠起碧潯
披顏爭倩倩逸足競駸駸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
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濶干戈北斗深
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
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還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淨作霖

鍾音尋

賦也伏羲造瑟神農作琴黃帝名曰軒轅前漢律
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
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

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
生之是為律本罷彈琴舜鼓五絃之琴歌南風之
詩雄鳴管言雄則雌在其中矣半死心龍門之桐
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蓋指琴言聖賢即
前作琴瑟之聖賢名古邈其名已古遠矣病年侵
陸士衡詩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此公自言身
為羈旅而病日加侵也震震澤也今名太湖在常
蘇湖三州之間參曉星馬融笛馬融好吹笛有長
笛賦仲宣襟王粲字仲宣其登樓賦憑軒檻以遙
望兮向北風而開襟悲寒望顏延年詩息徒顧將

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故國指
長安言當寒望之中也慘歲陰謝惠連雲賦歲將
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亦言其景也霾白蜃風
捲塵土自上落下曰霾蜃大蛤說文雉入大水所
化今海邊有蜃氣皆成樓臺疊青岑顧穆詩洞庭
楓岸遠幾疊青岑高楚岸多楓故曰楓岸時公舟
次於楚也濛濛小雨貌詩零雨其濛雨滯淫古詩
渤海方淫滯謂雨多也方祭鬼謂楚俗好祭祀也
似鴉禽鴉惡聲怪鳥似鳩而小綠色有文賈誼鵬
賦鵬鳥似鴉莊子見彈而求鴉炙自蕭森亦蕭條

之意張景陽詩荒林鬱蕭森尊中蛇抱朴子曰予
祖柳為汲令夏至請主簿杜宣飲酒北壁上有懸
赤弩照於杯中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病後柳知之
延宣於舊處置酒其見如初因謂宣曰此弩影耳
宣疾遂瘳淹留冠簪謂已猶未能遂棄冠冕也牽
裾辛毗諫魏文帝帝怒起毗引帝裾公言為左拾
遺時諫房瑄之材不宜廢為肅宗盛怒也為劉歆
揚雄校書天祿閣上以劉歆嘗問奇字而歆以言
祥得罪有司誤以連雄雄為投閣幾死言瑄既貶
邠州刺史而公亦出為華州司功也終奚適王脩

曰吾狂走諸侯門終身意奚適乃束書隱三茆山
謝所欽陸士衡詩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藜不
糝孔子厄於陳蔡藜藿之羹而無米糝蓋言貧困
也琛寶也言湖南親友皆至貴也烏几以烏皮裹
几至陋之物鶉衣即懸鶉百結之衣貧之甚也庾
信作哀江南賦陳琳捷於章奏曹公見其檄而頭
風遂愈今公自謙述作不能似之也岷山在成都
府灌縣葛葛布衣也十暑謂十年三霜言在楚凡
二易星霜而在蜀凡十年錦帳坐郎官有錦帳綾
被公嘗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白頭吟公以老而吟

咏也白頭吟本卓文君以夫司馬相如晚年置妾
而作今公借言之耳反樸言我能朴實人自純粹
老子道德經有反樸章陸易沉東方朔坐席中酒
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註無水而沉謂之陸沉數
粒食鷓鴣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四知
金王密懷金遺楊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
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封歸恨劉安招隱云王孫
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曰不歸故封其草也獨
尋謂桃源有花獨尋而入也病泔泔漢霍光夫人
顯謀毒許后后婉身取附子合丸藥飲之有頃后

曰我頭泔泔也藥得無有毒乎追潘岳潘岳西征
賦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時公長子宗文
先公卒聶令與公有舊故瘞於耒陽後公死不果
徙也此詩公有喪子之慘故云然耳覓鄧林列子
夸父逐日於崦谷道暍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
生鄧林彌廣數千里蹉跎翻學步阮籍詩白日忽
蹉跎壽陵徐子學步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反此
公自傷其隨流俗也在知音子期死伯牙絕絃不
復鼓琴此公自傷其無識之者蘇張告謂蘇秦張
儀善於遊說周宋鐔莊子說劍篇天子之劍以周

宋為鐔鐔劍鏢也從稜向背曰鐔迷浩汗孔叢子
不見東海納萬流浩汗不溢不驚址基地也欽峯
高貌開青旭謂日始旦也言諸公在幕府時也潯
水涯公自言其舟之所在也披顏開顏也倩倩言
笑也此言往承諸公之顏爭為倩倩以相待也駸
駸馬行疾貌以駸馬比諸公也詩載駸駸駸存愚
直公自謂也朗鑒則以望諸公之鑒察也仍恃險
後漢公孫述恃其地險衆附遂有異志侯景陷臺
城之逆賊北斗深北斗主兵芒角動搖天子愁兵
起移徙言當時兵亂日深也千里井江南計吏止

於傳舍及將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去謂無
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於此井遂為昔時剗刺
喉而死故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剗九州箴揚
雄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箴莫善於虞箴故
作九州箴流依舊揚子川谷流人之血尸定解言
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葛洪卒年八十一視
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然
以為尸解得仙力還任蜀志王朗與許靖書足下
周游江湖以暨南海可謂徧矣如靖之力還可勝
任此公自言南征以避難也丹砂訣葛洪為勾漏

縣求丹砂鍊以成仙丹淨作霖雨自三日以往為
霖公自言丹不成而淚若霖也○公因卧病舟中
不堪風急欲呈湖南親友以求恩澤故賦此詩言
舟中抱病無情審樂故云軒轅不必製律虞舜不
必彈琴聖賢名已遐遠旅懷病日來侵舟依震澤
曉見參星聞笛而懷往事登樓而思故鄉是以深
悲寒望積慘群陰水鄉知霾白蜃楓岸見疊青岑
炎瘴雨淫不勝淒楚方且祭鬼落鴉所見皆惡迨
夫興盡愁來曷勝傷感因嘆生涯汨沒時物蕭條
且疑尊中蛇影冠服纏身追思在昔牽裾驚帝投

閣為歌嘗留房瑄而獲天刑今也微才狂走畢竟
何之惟謝親朋眷愛不至流離是以寧甘惡食惡
衣不敢仰希琛玉但自哀傷同庾信述作愧陳琳
深悲在蜀十年在楚三載雖曾叨陪錦帳終是苦
獨悲吟反撲忘機重嗟時未平定粒食饋金甚感
親友垂情春草原花無心留戀轉蓬服藥自恨淒
其喪子之悲有同潘岳持危病渴寔類先賢且慚
學步之蹉跎感激諸公之知己故欲假蘇張之辯
舌誇周宋之雄談遂欲納流而投大水自顧危疑
而涉嶽峯幸賴諸公洪開清旭俯起碧潯得以瞻

光容受逸足奔趨踈狂愚直果蒙存恤皇天后土
寔鑒此心恨彼兵亂未銷反賊未討中原消息杳
然南土干戈尤甚畏人問俗戰血軍聲不知太平
在于何日安得如葛洪戶解許靖還任飄然飛出
塵外以忘此亂離之苦耶自恨丹砂無成徒淚如
霖而已嗚呼傷哉

水宿遣興奉呈群公

大曆三年夏至江陵暫至外邑時作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篔
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

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
童稚頻書札盤飧詎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
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鞞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
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携蹉蛇常泛鷁展轉屢聞鷄
嶷嶷瑚璉器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齋
杖策門闌邃肩輿羽翮低自傷其賤役誰愍強幽棲
巨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桴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
贈粟困應指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
賦也魯鈍多病鄭玄魯鈍多病近稍倦書須畫字
王笠不仕佯狂詐聾每說話即畫字後隱嵩山隋

文累詔不起澤國見周禮澤國用龍節註澤多龍
故鑄龍於節雖勤雨穀梁傳正月不雨言不雨者
勤雨也竟淺泥炎天而泥故淺也杜公北人未得
歸鄉故云歸路非關北也却向西湖廣江陵居天
下之西頻書札古詩遺我一書札此公言北方年
少頻有信來也直難齊莊子有齊物論篇疊鼓鞞
言兵亂也聞虎豹蕪城賦風嗥而嘯又苦寒詩虎
豹夾路啼鷺即鳧屬浮於水面之鳥異縣古樂府
他鄉復異縣同人易出門同人又誰咎也泛鷁行
舟也嶷嶷有知識貌瑚璉器指當時群公言桃李

溪言群公所居之地也餘波左傳其波及晉國者
君之餘也期救涸莊子車轍中有鮒曰吾得升斗
水可以活矣費日猶云日費肩輿行速如鳥之羽
翻低飛也強幽棲桓簡失意居九華山嘆曰今日
晦迹朝中故人畧無愍強幽居之心能無釣任公
子投竿東海亦有梯言青雲固難力致然亦有梯
可升端倪見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端倪發端倪
幼小也猶云萌蘖胚胎之意困應指吳周瑜求資
糧於魯肅肅有米二困各三千斛直指一困與瑜
自嶷嶷瑚璉器以下叙美群公能餽其貧故有贈

粟之句柱必題成都有昇僊橋司馬相如初西去
題其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復過此橋後果以傳
車至其處老未折公猶欲自奮也別賦心折骨驚
武陵溪秦人避亂之處○時公舟居楚地賦以呈
故舊諸公也言已魯鈍而仍多病意欲逢迎諸公
惜路遠道迷即今耳聾必須畫字髮短不勝梳篦
時值澤國雨多炎天泥淺小江還成積浪弱纜且
繫長堤歸路非北行舟向西暮年遭此漂泊今夕
翻啼亂離故鄉年少雖傳書札而我盤飧豈有糝
藜我行何故到此貧乏是固物理本自難齊命途

多蹇安之而已是以高枕而卧見小江空翻星月
泊舟而居聽嚴城頻響鼓鞞風怒空聞虎豹水宿
徒伴鳧鷖身居異縣自驚虛往同人於野惜無提
攜以故蹉跎日月常泛孤舟展轉他鄉時聞鷄唱
如我諸公以瑚璉之器處桃李之蹊肯錫餘波以
及涸轍必惠輕齋以供日費今欲杖策門闌自慚
悠遠肩輿敏速徒愧低飛且傷賤役誰愍幽棲然
予此志尚求自奮巨海直欲垂釣浮雲直欲升梯
功勳尚圖樹立語默必究端倪思期園粟必欲題
橋丹心猶未挫折但恨時未亨屯不能勉強祇應

遠訪武陵以自隱逸而已

七言古

述懷類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道非關出襄野，楊鞭忽是過胡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賦也十年謂自天寶十四載至廣德元年安史之

亂不息凡十年也犬戎即吐蕃咸京謂咸陽西京出襄野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過胡城王敦作逆明帝騎馬至敦營陰察軍形王敦晝夢日遠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豺狼謂盜賊也厭奔走時帝在陝又有進遷洛巡海之說者不改轍譏賦歛重也嬖孽指宦官程元振能全生言嬖孽當受奇禍今反能全生也時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以致吐蕃入寇功臣解體不肯用命江邊老翁時公在閬州故以自

稱風塵清天下平也。○公遭亂離悶懷無限故賦此以自釋也。言天下自安史之亂至今已歷十年兵猶不解犬戎復陷長安乘輿播遷至於屍橫滿野斷絕人煙而天子亦厭奔走諸公當思致昇平之道可也。苟能改誅求而薄賦歛誅孽孽而任賢臣則風塵庶幾其能清矣。今也不然是老翁誠錯料事故不得見其太平焉耳。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大曆二年夔州時作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

時散蹄迸落瞿塘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鞞鞞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驪猶噴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渌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

音驪

安驪音鞞

杜詩集注

卷二

六十四

蔡遠

賦也老賓客卜子夏見魯大夫曰商也諸侯門下
老賓客爾以手承物曰拓雙矛曰戟單矛曰戈少
年時許褚騎馬過新豐淚下不止客問其故褚曰
憶少年時挾矢躍馬醉戲於此回首五十年事不
覺淚下散蹄謂失足也瞿塘峽名時公在夔州故
言及此八千尺極言其深也粉堞城上女牆以堊
土塗之故白如粉也電轉言疾也紫遊韁以紫絲
為馬韁也出天壁言山高與天齊也鞞謂俯勒
其馬能騎射言今皓首而驚萬人者因自恃其能
騎射也決臆縱意也追風足言馬足疾也唐太宗

十驥一名追風朱汗即汗血驂即兩服兩驂之驂
驪馬黃脊曰驪噴玉良馬上元詩驂驪始散東城
曲倏忽還逢南陌頭穆天子傳王東遊於黃澤時
人語曰黃之澤其馬噴玉加煩促張茂先云煩促
每有餘謂煩悶局促也腆我顏謂已慙愧顏加厚
也豪竹大管不相貸言日欲暮須痛飲不相假貸
少時也淥美酒被殺戮愁康著養生論後以事坐
誅○此公解嘲而作言吾今衰老罷酒酣歌自倚
少年長於騎射是以散蹄迸落瞿塘傾躓八千餘
尺電轉遊韁鞭凌紫陌安知逞其追風之足一蹶

遂致損傷大抵人求快意耻辱必多伏枕在床愈
加煩促以故親朋來顧甚厚我顏倚僕而迎反成
歡笑汎掃清溪之曲以洽賓主之情酒肉如山彈
絲品竹共指西山日暮不肯假借光陰正宜及時
追歡以盡杯中之祿何須走馬來相訊問君不見
嵇康放達亦被誅夷人生得喪終不可料若予此
失何必動情也哉

五言古

懷古類

述古三首

李德裕用辰四月

代宗即位公在梓州寶應元年作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
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
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比也赤驥周穆王八駿之一頓困頓也長纓馬鞅
馬胸前之索裙也悲鳴戰國策夫驥之服鹽車而
上太行山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
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羃之
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
也萬里姿姿材也王褒頌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不

結實鳳鷄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固其宜大臣
以道事君進退各合於義也○此詩蓋傷賢者不
得志而作言赤驥本有萬里之材而所馭非其人
則必困頓而至於悲鳴鳳凰本為瑞世之祥而所
食非其物則寧忍饑而反復高飛如君子不逢聖
賢之君不食其祿古來君臣遇合可以物理推之
是以賢臣進以禮退以義知命分之所在不苟於
貪冒寵榮豈非驥鳳其於困頓饑餒之謂乎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羸無乃勞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賦也日中集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
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烈火上阮籍
詠懷詩膏火自煎熬本傳如置脂膏於烈火之上
轉增焰熾除蓬蒿平陵母家每春暮蓬蒿生居人
相與手除薙之邪羸張衡西京賦商賈裨販何必
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註邪偽也欺偽之事自
餘羸豐饒足恃也十六相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
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
堯不能舉而舜舉之此十六相也如牛毛商鞅相

秦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密如牛毛宗室貴戚多怨
望者後滅商君之家○詩又言市人棄本逐末競
力錐之利如置膏於火上自取煎熬農人則服田
力穡竟至有秋舜舉十六相任賢使能而民安其
業身尊道高終享無為之治秦始皇則用商鞅法
令愈繁終至於亂公為此言蓋欲敦本抑末輕徭
薄賦以馴致太平之意云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勲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賦而比也固有開禮記國之將興有開必先蕭曹
寇鄧耿賈謂蕭何曹參寇恂鄧禹耿弇賈復也終
四百漢獻帝贊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公傷肅宗
無駕馭英雄之策而作言漢之光武中興使國祚
永長實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雖然高祖之聖亦以
得蕭曹輔相之功光武中興亦以得寇鄧耿賈輩
相與經綸收復土宇及夫功成名遂乃不任以吏
事各奉朝請最得善御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
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繪畫於南宮雲臺也肅宗
中興是亦光武之比柰何諸將邀功養寇其於寇

鄧耿賈之輩不亦遠乎

遣興五首

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
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
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比而賦也蟄龍蟄歲也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萬
里心舞鶴賦結長悲於萬里猶視今言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也不得死晉鍾會以嵇康舊憾言於
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

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遂刑之東市有知音
漢諸葛亮躬耕隴畝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
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
見為枯林傷有材而不見用也○此公遣興而作
言昔之賢士未遇則如龍蛇之蟄既遇則如老鶴
之翔然同稱卧龍叔夜不得其死孔明得遇知音
此皆遇不遇之致然耳又如壠底喬松用舍在匠
用則為棟梁舍則為枯株理勢必然又何有差迭
耶

昔者龐德公未嘗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

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
舉家隱鹿門劉表馬得取

賦也龐德公襄陽人也荊州刺史劉表就候之曰
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
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久而
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
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
於前表詣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何
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
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

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反畏羅罟謂畏法
也羅猶網羅罟即罟也鹿門山舊名蘇嶺山襄
陽侯習郁立神祠于山刻二石鹿夾道口俗因以
廟名山今在湖廣襄陽府城東南三十里○詩又
言龐公有濟世之策且素懷刑而不肯出仕故處
士之中其節獨苦蓋林茂水深則魚鳥皆有所歸
宿今也天地閉而賢人隱是以舉家隱于鹿門雖
劉表亦不能屈致之矣此公自比以遣興耳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書集頗亦恨枯稿
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賦也能達道。墨子未必達吾道，恨枯稿。公因陶潛而有所悟，非直詆陶也。陶集中如飲酒詩，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稿。其他皆類是，豈不謂之亦枯稿乎。達生，達通暢也。生人初生出也。莊子有達生篇，掛懷抱謂淵明有責子詩，又有命子詩。○詩又言陶公雖為避俗之士，然亦未能達道，何哉。觀其飲酒諸詩，頗自恨其枯稿。若達生之人，豈是足哉。蓋默識不早，故爾。然子之賢愚，又何必掛懷抱乎。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淒涼。

賦也。賀公，賀知章，山陰人也。雅，常也。吳語，晉陸機雅能吳語。吳兒聞之，皆起歸思。在位謂知章在集賢院後為秘書監也。清狂，如今曰癡也。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天寶初，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自號四明狂客。黃冠，草服。禮記：野夫黃冠，以黃色為冠，戴之於首也。小註：皮弁，素服為天子主祭之服。黃衣，黃冠為田夫助祭者之服。服字兼衣冠而言。蓋古者天子郊天，田夫亦得助祭。此美賀公明農而回也。爽氣，王徽之以手扳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詩又言賀公在位好為吳語，善

事清狂晚乃上書告老求為道士以歸故鄉詔賜
鏡湖一曲今也斯人則已云亡而清爽之氣不可
復致故其山陰茅屋日就淒涼無復江湖瀟灑之
風矣

吾憐孟浩然袒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徃徃凌鮑謝
清江空舊魚春雨餘井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賦也即長夜范曄在獄中為士人題扇曰即長夜
之悠悠凌鮑謝指鮑昭謝玄暉謝靈運謝惠連舊
史孟浩然以詩自適年四十游京師應進士不第
張九齡鎮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倡和不顯達而卒

浩然嘗曰賦詩何必多徃徃凌鮑謝此詩蓋杜公
全用其兩句徃徃者忽忽如此也空舊魚浩然嘗
有詩曰試垂竹竿釣果見查頭鱖今言清江之內
空有鱖魚而人不見矣東南雲梁瑄不歸第璟每
見東南白雲即立望慘然久之幾悲吒曲禮毋吒
食以舌口中作聲曰吒吒似於氣之怒也浩然襄
陽人襄陽在秦州東南時公思而不見故望雲悲
吒耳○詩又言吾憐孟浩然不顯達而身死然其
賦詩不多徃徃氣凌鮑謝且以漁釣藝圃自適非
清脩之士能之乎故望雲而興悲吒此所以重自

遣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
拾遺官名陳公陳子昂按本傳陳子昂字
伯玉梓州射洪縣人少讀書於金華山尤
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之後子昂始變
為雅正有感遇詩二十八章王適見之曰
是必為海內文宗初舉進士武后時始擢
麟臺正字遷左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
暴聞其富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而卒大
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

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按拾遺與公之祖
審言亦為交游審言嘗貶吉州司戶拾遺
亦有序送云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
繫舟棲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
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
陳公讀書堂石柱以青苔悲風為我起激冽傷雄材
賦也涪江水東南合射江故梓州謂之涪右金華
山在射江縣石山戴土曰崔嵬陸士衡詩西山何
其峻層曲鬱崔嵬蔚藍深藍色也金華神仙有三

十六洞天八十一福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
山有觀故云云耳瓊臺瓊王之臺孫綽遊天台賦
瓊臺中天而懸居絕壁水邊山峻起也杖策猶曰
策杖縈迴山路逶迤處層巔謂層疊之山頂謝靈
運詩築臺基層巔雪嶺射洪縣南有懸巖山遠望
皎如白雪玉女仙人言觀中之景仄青苔謂石柱
傍側皆青苔也激冽感激輕疾貌○公見陳拾遺
學堂遺迹感今思古而作言浯右衆山之內金華
山獨崔嵬上有蔚藍青天垂光下映瓊臺山下維
舟傍于絕壁于是策杖以窮縈迴周圍四顧俯視
層巔淡然見開山谷雪嶺已沒日光霜鴻之鳥餘
哀嘹唳玉女長跪仙人時來觀中佳景有如此者
陳公讀書之堂猶存其側青苔遶于柱傍故佇立
良久但見悲風徐來悲懷激冽重惜雄材不見用
于當時也

陳拾遺故宅

故宅當與書堂不相遠亦只在山間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煙
位下蜀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

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賦也脩椽長椽也郗鑒曰脩椽大屋貯青眉粉黛
位下官位卑也聖賢子昂勸武后興明堂太學條
上利便三事莫非聖賢先務繼騷雅言子昂之詩
初變蓋本乎離騷二雅也不比肩言明哲之匠亦
不敢與子昂比肩也揚馬後揚雄司馬相如二公
皆蜀人故公言及之日月懸郭沔曰男兒焉能以
生一死足矣若輩不見晁錯紀信名如日月懸空
誰可掩蔽吾要留身後名非苟富貴之徒也此言

子昂與二子時雖不同其名直與日月爭輝當不
減於二子也英俊人子昂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
崔泰之盧藏用最厚善超玉價趙彥昭以權倖得
進如玉之貴重也起通泉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
通泉縣尉後封代國公通泉梓州屬縣素壁滑若
今之粉壁可題詩者港方生曰素壁流光銀鈎連
索靖書勢婉若銀鈎漂若驚鴻墨藪云點欲堅重
如鏡鈎欲活而有力如銀彥昭與元振嘗同為太
學生故宜同遊壁有題字感遇言子昂有感遇詩
○公見拾遺故宅而作言荒山慘淡煙迷故園可

憫者位雖卑下所貴者條陳聖賢文章足繼騷雅
哲匠不敢比肩雖生揚馬之後名與日月並懸如
同遊之士多秉公相之位若彥昭元振至今留題
壁間然墨跡存於一時而此堂終久必壞如其忠
義之名欲圖不朽者惟感遇一詩傳諸後世耳嗚
呼悲哉

過郭代公故宅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舉進士
授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
掠賣部中人口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

后召欲詰問既與語奇之索其文章上寶
劍篇后覽嘉嘆遂得擢用景雲二年進同
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睿宗御
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
從事定宿中書省一十四日以功封代國
公代公故宅是作尉通泉所居者

蒙雋初未遇其意或脫畧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
及夫登衮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
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
群公見慙色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

我行得遺跡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
高誅寶劍篇神交付冥漠

賦也豪雋指代公噴薄豪放貌吳都賦噴薄沸騰
異人指武后言常情度言武后嘉嘆不以常情料
度之也神龍武則天年號辨尊親謂太平公主既
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父子之間玄宗得親
傳所以成睿宗付託之意也群公指諸宰相言無
削弱以代公侍從能正紀綱也照臺閣元振封代
國公畫像凌煙閣得遺跡即故宅也皆疏鑿杜公
為其脩治也臨事斷指獨能扈從言顧步謂公一

步一顧也寶劍篇元振所作神交謂以精神相交
潘安仁作夏侯湛誄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冥漠猶
寂寞之意○公過通泉見代公故宅而作言豪俊
未遇之人脫畧細故及既登樞要則直氣噴薄矣
至見異人不以常情料度當時定策於神龍之後
宮中一旦肅清俄頃之間彞倫攸叙尊尊親親各
得其所又見諸相畏威代公獨斷圖像凌煙夫豈
不宜我今過此見其池館遺跡為之脩治於是一
步一顧涕泗交流高歌代公寶劍之篇而即與之
神交矣

七言古

懷古類

憶昔二首

代宗廣德二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公

賦此詩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騎萬乘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
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
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
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
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戎直來坐御床百官

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賦也先皇肅宗也朔方今陝西寧夏衛咸陽縣屬

西安府陰山在鞑鞏國驕子指回紇言東胡指安

慶緒言時廣平王之兵戰于澧水而慶緒敗走鄴

城在河南彰德府言慶緒奔於此復亂也關中小

兒指李輔國言張后肅宗后也今上代宗也叨奉

引公嘗為左拾遺得與供奉之事不可當言肅宗

師行有紀也猛士指郭子儀未央宮名今在咸陽

此言郭子儀留直宿衛也天王代宗也祿山之亂

盡發邊兵入討胡賊所以吐蕃乘虛而入也岐雍

當西蜀河北之地岐在今鳳翔府雍在今西安府吐蕃入寇故百官隨天子幸陝也北地今慶陽府傳介子北地人持節斬樓蘭王安歸懸首於北闕封介子為義陽侯老儒公自謂也○公傷連年遭亂二帝憂勤而作言憶昔祿山作亂肅宗出巡及即位靈武遂入收長安時回紇助順而慶緒竄逃鄴城復反不足為怪但李輔國張皇后專權預政謀徙上皇屢危太子肅宗畏之為之不寧誠為元惡以至今上撥亂反正焦思勞心于以經營四方及其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而經營河朔諸

軍以平安史故我追思向於肅宗之朝嘗居供奉之職親見當時出兵整肅誠不可當且留郭子儀以守宮闕致使西蜀邊兵皆入防援遂令吐蕃乘虛寇陷京師天王幸陝百官步從此果何等時耶今也但願用將如傅介子一旦蕩平曷勝至樂若我老儒為尚書郎亦何用哉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統魯編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

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
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
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
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賦也全盛日鮑明遠蕪城賦當昔全盛之日稻即
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粟為陸種之首疑
即北方所食之粟米流脂亦言其如凝脂之白也
俱豐實開元間承平日久四郊無虞居人滿野桑
麻如織鷄犬之聲相聞豺虎比亂賊也王融詩澄
清九州牧道路無豺虎吉日出言道無阻隔所至

皆通不必擇吉日而後出也齊紈齊人善織水紈
綺繡之物魯縞曲阜之人善作縞縞極其精細車
班班謂興販者多車載成列也漢桓帝初童謡車
班班入河間雲門黃帝樂周禮大司樂章歌大呂
舞雲門以祀天神膠漆後漢陳重雷義為友以信
義相交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蕭
何律前漢叔孫通為高祖制禮蕭何定律令直萬
錢開元之時絹疋直二三百錢今亂則價至萬錢
傷不如開元之盛也今流血良田變為戰場也狐
兔穴郭佐云近除宮苑荆棘狐兔窟穴尚未得平

魯鈍句劉公幹詩小臣信頑魯僂俛安能返蒙祿
秩指為工部員外郎時也望我皇周宣王承厲王
之亂脩文武之業周道復興故以此望代宗也長
衰疾謂老疾日長俟死而已無復能有為也○詩
又言憶昔開元全盛之時天下既廢且富兼無盜
警而商賈交通耕桑不失宮中聖人以音樂自娛
有如雲門之盛天下朋友以信義相孚有如膠漆
之投百餘年間未有災變禮樂脩明律令振肅何
如其太平耶及兵興以來疋絹至直萬錢良田變
為戰地宮闕皆焚宗廟獸穴傷心不忍問諸耆舊
恐其從前說至于今又言身雖魯鈍尚蒙朝廷賜
以祿秩恩澤如天惟願吾皇如周宣中興勿使小
臣灑淚江漢自悲衰老可也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signature or title, written in black ink on the left page of the notebook. The characters are highly styliz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in a cursive script.

